



白天鹅赋

□方留聚

昔禹疏九派，导源积石之岗；凿启三门，辟此洪流之航。《禹贡》书其事则千秋垂典，《水经》记作洪而万代流芳。山川毓秀，邦畿呈祥。三门雄峙，一水中央。冬无寒冽之威，夏无炎亢之灼。水清岸翠，苇荡芦苍。于是仙鹤远迈，万里迁翔。或飞沙渚，或翥穹苍。成天地之大观，冠古今之奇赏。余感其贞洁，叹其仁良，故作斯赋，以志其芳。

古有三门峡，珠镶九曲旁。襟带黄河险塞，守望赤县一方。两山鼎峙，三水激昂。鱼虾济济，气象煌煌。春花凝霞而馥馥，夏木叠翠而苍苍。秋霜染叶，冬雪兆祥。故曰：“四时咸宜，禽鸟之乡。”至若孟冬伊始，云阵启航。羽凝霜素，喙缀冰

黄。启塞外之莽原千里，越寒波之沙碛大荒。敢凌冰雪，不憚苍茫。其来矣，若流云垂旷野；其鸣矣，如翠玉振河梁。

斯地也，清波映澈，浩渺无疆。湿地滩涂旷廓，芦花苇叶繁昌。晨曦初涌，霞彩漫扬；波光潋滟，山色琳琅。河声汨汨，鸟语央央。忽尔暮山凝紫，湖面浸阳；继之繁星点点，银汉汤汤。

因凭三门胜境，遂聚万羽汪洋。或引颈高歌，声冲霄汉；或展翎高翥，影落平冈。噫！更有鹤汀凫渚，鹭阵鸥群，或为佳侣，或作伴娘。云霞飞渡，鱼鸟徜徉，共绘河川之雅卷，同吟生态之华章。

幸哉！黎元呵护，法令铿锵。禁网罟以全其

性，杜惊扰以遂其翔。志愿者巡河守望，爱鸟人逐日奔忙。人禽相契，德业昭彰。

于是兮四方游客，闻誉来骧。车如连璧，人若雁行。红男绿女，踏雪寻芳。或调景深而凝目，或理云鬓以梳妆。画家泼墨，绘不尽千般雅态；骚客裁诗，咏不完万种安详。古赋之名，随鹤声而远播；三门之景，因鹤影而流光。

嗟乎！愿河水长清而无浊，青山永翠而无伤。云天常蓝而无晦，惠风恒畅而无狂。愿白天鹅岁岁来栖，与人共乐，与世同康。斯赋也，聊寄我怀；以歌斯土之灵秀，以慰斯禽之清香。以励斯民之仁德，以播斯名之久长。

黄河岸畔天鹅舞

□张保真

冬日的风掠过黄河三门峡段，带着几分清冽，却吹不散湿地滩涂上的热闹。澄澈的蓝天下，数万只白天鹅舒展着洁白的羽翼，或引颈高歌，或掠水翻飞，或三两相依梳理羽毛，宛如散落人间的精灵。这片因水而生、因天鹅而灵的土地，正以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，诉说着“黄河明珠、天鹅之城”的独特韵味。

我与三门峡的缘分，始于三年前的一个冬日。彼时慕名而来，只为一睹“天鹅翔集”的盛景。车过黄河大桥时，远远便望见水面上星星点点的白，像天公撒下一把碎玉，随着水波轻轻晃动。走近湿地，喧嚣仿佛被一层无形的纱幔隔绝，唯有天鹅的鸣叫声清脆悦耳，与黄河的涛声交织成一首自然的乐章。

岸边的观鸟台上，架着各式各样的相机。有白发苍苍的长者，眯着眼调试镜头，试图捕捉天鹅展翅的瞬间；有带着孩子的年轻父母，轻声教孩子辨认天鹅的姿态，语气里满是温柔；还有扛着三脚架的摄影爱好者，为了一个绝佳的角度，在寒风中一站就是几个小时。一位护鸟员告诉我，这些天鹅每年十月底便会从遥远的西伯利亚启程，飞越

千山万水，来到三门峡越冬。为了给天鹅营造舒适的家园，当地不仅划定了专门的保护区，市民也积极参与到护鸟行动中。

“你看那边的芦苇荡，以前是荒滩，现在成了天鹅的‘避风港’。”护鸟员指着不远处一片茂密的芦苇丛，眼中满是自豪。近年来，三门峡实施了一系列保护举措，湿地生机焕发，天鹅的数量也一年比一年多。如今，这里不仅是天鹅的越冬胜地，更是候鸟迁徙路线上的重要驿站。

天鹅的到来，不仅为三门峡增添了一抹灵动的亮色，更串联起这座城市的人文脉络。从湿地出来，我循着历史的足迹，走进函谷关。这座被誉为“天下第一雄关”的古老关隘，曾是老子著述《道德经》的地方。站在关楼上远眺，黄河如一条巨龙蜿蜒东去，函谷古道险峻依旧，仿佛能听见千年前的战马嘶鸣。恍惚间，我竟生出一种奇妙的感觉：天鹅的翩跹与古道的沧桑，一柔一刚，一古一今，在这片土地上完美交融。

三门峡的人文底蕴，远不止函谷关。仰韶文化遗址上，斑驳的彩陶诉说着新石器时代的文明曙光；虢国博物馆里，精美的青铜器见证着西周时

期的礼乐风华；黄河古栈道上，深深的凿痕镌刻着古人治水的智慧。而如今，这些历史的印记，正与天鹅文化相互辉映，成为三门峡独特的旅游名片。

漫步在三门峡的街头，天鹅元素随处可见：路灯杆上的天鹅造型、商场里的天鹅文创产品、天鹅美食节……就连当地的公交车上，都印着天鹅展翅的图案。一位出租车司机告诉我，每到冬季，来三门峡看天鹅的游客络绎不绝，“游黄河、看天鹅、泡温泉、访函谷关”的旅游线路，更是成了爆款。游客们看完天鹅，再去泡一泡温泉，驱走冬日的寒意，然后走进博物馆，探寻这座城市的历史密码，临走时还不忘带上几包灵宝苹果、卢氏核桃，满载而归。

暮色四合时，我再次来到黄河湿地。夕阳的余晖洒在水面上，给天鹅洁白的羽毛镀上一层金边。远处的城市华灯初上，高楼大厦的灯光与湿地的静谧相映成趣。天鹅翩翩，城韵悠长。这片被黄河滋养的土地，因生态之美而灵动，因人文之韵而厚重，因城旅之趣而充满活力。当冬日的风再次吹过黄河滩涂，那一声声清脆的鸣叫，便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歌谣，也是对黄河文化最深情的礼赞。

天鹅翩跹·城韵悠长



父亲的笑容

□李菊秀

每次和父亲视频，映入眼帘的总是他那张布满皱纹的脸庞，含笑的纹路层层叠叠，像田埂上经年的沟壑，刻满岁月的痕迹。他望着手机里的我，笑着笑着，眼眶就微微泛红，我心里倏地一紧，便知那是他在惦念远方的我。

我们兄妹几个在外打拼，并在不同的城市安了家。我们都想把父亲接到自己的城市，让他尽享清福，可一輩子扎根农村的老父亲，偏偏执拗地守着故土。他不爱大城市的车水马龙，只恋着老家的一方烟火——喜欢和老邻居在田埂上扯扯家常，看邻家稻田里沉甸甸的稻穗压弯了腰，瞧麦田里嫩生生的麦苗探出了头；喜欢在自家葡萄架下，望着串串紫莹莹的果实像满缀的宝石；喜欢在果树下摘下熟透的果子，小心翼翼收起来，等着儿孙们回来尝鲜；也喜欢在屋角的小菜园里，侍弄那几畦姜苗，还有垄上快要拔节的花生……

故乡李子湾的田野上，处处都留着他和母亲当年并肩劳作的身影。母亲走后，父亲总爱往田埂上走，风掠过庄稼的声响里，仿佛还藏

着旧日的笑语。这时的他，脸上总挂着笑，只是那笑容里，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失落。

父亲真的老了。他再也不是那个能肩扛百斤粮食健步如飞的汉子，再也不能像村里身强力壮的后生那样，在田地里挥汗如雨地种高粱、播大豆。与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他，怎舍得脚下这方浸透了汗水的泥土？在城里住不了几天，他便要匆匆赶回村里，力所能及地侍弄庄稼，仿佛只有踩着家乡泥土，心里才踏实。

我们做儿女的，拗不过他的倔脾气，只好由着他。他想来城里住，我们便扫榻相迎；他想回村里，我们也绝不强留。每当这时，父亲的脸上就会漾起欣慰的笑，像秋日里晒足了阳光的谷穗，饱满而温暖。

待到菜园里的作物丰收时，父亲总会用背篓满满装上一筐，悄悄联系好跑长途的司机，把带着泥土芬芳的花生、嫩生生的姜芽，还有他沉甸甸的牵挂，一路送到儿女们的家门口。望着他瘦削的身影和脸上布满皱纹的笑容，我

心里又暖又酸，千言万语都堵在喉头，化作无言的心疼。

父亲的牵挂，就像系着风筝的线，一头拴着故土，一头牵着天南地北的儿孙。他惦念着在外奔波的儿子，惦念着远嫁他乡的女儿，也惦念着一个个活泼可爱的孙辈。每次视频，我告诉他“等学校放假，就带孩子回家看您”，电话那头的父亲，笑容便灿烂起来，眼角眉梢都弯成月牙，像个得了糖的孩子。

我是个外强中干的人，一点细碎的牵挂，就能轻易触到心底最柔软的地方。终于熬到假期，我带着一家人，拎着大包小包的行李，踏上归途。

车到村口刚停稳，我便看见人群里那个熟悉的背影。他的身子微微佝偻着，那被岁月压弯的脊梁，却撑起了我们兄弟姐妹一生的暖。他满脸沧桑的笑容，不是岁月的印记，而是藏在皱纹里的守望，是故土之上，最绵长的爱。这份爱，伴着田埂上的风，伴着菜园里的香，伴着游子归家的脚步，岁岁年年，从未远去。

边走边听欣欣然

□白彩茹

我每日的通勤路程不远，步行便是最好的选择。用脚步丈量这段土地，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在雀跃。不是这段路上四季流转，岁月枯荣让我感动，而是通过听微信公众号的文字才欣欣然。听李白、杜甫的诗，听苏轼、李清照的词，听林清玄的禅意，听汪曾祺的烟火，听《人民日报》的时评……这，便是精神的欢喜。

春日清晨，太阳冉冉升起，为这段路洒满金光。在若有若无的清风中，聆听老舍笔下的《大明湖之春》。老舍娓娓道来，春天是“未完成的春天”——风沙里藏着绿意，遗憾中住着眷恋，恰是他对北平最真实的乡愁。行走在这金光铺就的小路上，我忽然懂得，真正的春天，从不在完美的景致里，而在对生活的深情凝望中。而老舍的乡愁，也早已超越了地域的界限，成为每一个追光者心中，对美好事物最温柔的惦念。

夏日热浪滚滚，簇拥我大步向前。耳边蝉鸣聒

噪，不知疲倦地演奏着属于它自己的交响乐，沉浸而执着。此刻聆听汪曾祺的《菱蒿、枸杞、荠菜、马齿苋》，再合适不过。寻常野菜在汪曾祺笔下，便有了鲜活的性情。他不仅写它们的滋味，更写与它们相逢的人间光景——那是对朴素生活最深情的凝视，是于烟火处打撈的诗意。回到家，便央求母亲取来昨日傍晚从地里拔回的马齿苋，洗净沸水焯过，淋上酱油、香醋，便是夏日里最可口的凉拌菜。

有时听着走着，走着听着，突然发现脚下踏着一些树叶，不用刻意回避。树上的、脚下的都是生命的写照，有时绚烂，有时宁静，徐徐地悟，该来的会来，该走的自然会走。听一篇文章或听一段文字，总能从中找到情感的共鸣。

大雪纷纷扬扬，刚下班的我，走在这条白雪皑皑的回家路上。路面早已透遍了大大小小的脚印，放眼望去，天地一色，纯净无瑕。天空中悬着一轮圆

月，洁白而宁静。月光照着雪地，不由想起张孝祥的词句：“孤光自照，肝肺皆冰雪。”又忆起纳兰性德的深情：“若似月轮终皎洁，不辞冰雪为卿热。”人间最美最真的情感，都与这雪、这月密切相关。

白茫茫一片真干净啊。我打开手机，此刻传来林清玄《送一轮明月给你》的浅吟低唱。明月是可送的吗？这真是有趣的故事。明月本不可赠，却能借月光映照人心。

四季轮转里，我的通勤书单从未停歇。听莫言的《生死疲劳》，在轮回的荒诞里触摸土地的厚重与人性的坚韧；听李娟的《我的阿勒泰》，于边疆的风雪与烟火中，邂逅生命最本真的热烈与纯粹；听纪德的《窄门》，关于爱与信仰的抉择，在暮色中引人深思……

这段路不长，不过数百米；这段路又很长，长得可以容纳四季轮回，长得能装下文学史上的群星璀璨。

叶的情思

□卢白琼

1

看见每一片叶子飘落/都很想问一句/这一年你过得愉快吗

——闲来读诗，读到上面的句子，内心怦然。

是啊，这一年，我过得愉快吗？问过之后，我心里某一块地方，轰然滑落，就像黄河边上陡然坍塌的岸。坚持了好久的支棱，被一句话道破，终于卸掉了伪装，全情释放，让自己和滔滔大河一起，奔涌而去。曾经坚守的累，曾经不屈的傲，曾经执着的挺，都显得不再有意义。这一刻，倒真是愉快的。

这愉快其实是一年来积攒的不快的释然。块垒，总是丝丝垒起来的。每一粒土，都很难追溯来处。但丝丝块块多了，就成了块垒。风来不动，雨来不动，但一句轻声的问候，一下子击垮了块垒的纹路，它，轰然。亦，释然。

此刻，我是愉快的。读闲诗，得闲适。文以润心，顿挫释然，说的就是此刻情景。

2

每一柄银杏叶子，都是一柄扇。金黄是岁月的沉淀，曾在金黄的扇面上写下黑亮的小楷字，自我欣赏一段后，感觉对不起叶子。这浑然天成的黄，这鬼斧神工的样儿，我的涂鸦如何配得上？

于是，好多年，再有叶落。我怀着敬意，束起双手，放过它们，还它们体面。纵然看它们被鞋底磨破了脸面，被轮胎压出残迹斑斑，但，我至少可以无辜地说，那，那些，都与我无关。

然，朋友看见网上有杏叶小品，央我写几叶给她。虽有说不出的矫情，但也有感情难却的虚荣。于是，应下，又开始对那些漂亮的叶虎视眈眈，心怀不轨。

听说，银杏有雌雄。雌树叶片中间有深深的裂纹，雌树圆润，只是象征性在叶片中间出现一弯波浪。既然要书写，当然是雌树叶片来得方便些。于是，弯腰捡拾。少顷，便得一束，捏于指间，自然少不得对它抱歉连连。只有在心里默默地把一些词语和看到的叶片扯起联系，好让它们相得益彰，少些被我涂鸦的遗憾——抱残，是给有豁口的这一叶；烂漫，是给面有釉色、水光凛凛的这一叶；守拙，是给笨笨的却厚实的那一叶……林林总总间，把它们在隔断上，晚上再完成涂鸦。它们还可以以体面半日时光。

3

“每一片落叶都是一朵鲜花”——这是加缪的话。

怎么不是呢？落叶真美啊。

一片杜仲的叶子踉踉跄跄飞进灌木丛，一根干枝承接了它。我轻轻将它摘下，仔细看，面颊上有轻轻的划伤。多么美的一片叶子啊，卵形，锯齿边，叶脉清晰，中间鹅黄，勾勾的绿往叶子边缘处延伸，直到最边处，墨绿色和枯黄相交织，好像沧桑和青春的博弈，没有胜负。我把它轻持在手上，在捡拾一个栗树的灯笼果时，不小心遗落了它，我顺着来路找，它俯卧在地上，安

4

年少时，学校像一株蒲公英的母株。毕业季，我们是蒲公英的种子，四散飞去，各有前途。正是善感的年纪，难舍同学情谊。便有故人说：等到春天到来，杨树叶展成小巴掌的时候，我们再相聚。

十里不同天。我们的杨树叶长成小巴掌的时候，他那里杨树刚起毛毛。他那里的杨树叶子长成小巴掌的时候，我们这里的杨树叶子已经在拍手了。终究，关于谁没有去赴约，成了一只皮球。我说他迟了，他说我早了。其实，我们都明白，叶子替我们背下了所有的过错。它不忍心，让生活磨砺蹉跎了那份极难奔赴的约。

见与不见，成了愚而未决的过往。三四十年的过去，很多事情无关想念。倒像一片真正的叶，藏在了记忆间。你可以把它看作一张通向过往的名片，也可以把它看成岁月长河里的书签，更可以把它当成一柄怀念。只要有杨树的地方，就能成全当年。

其实，又何必需要杨树呢？只要想起那片总也不对等的树叶，青春便如阳光，肆意倾泻。

5

噗、噗、噗……水开了，高高提起，水柱落入茶壶，香气四溢。每每此时，心里就无比熨帖。一壶茶的快乐是钱买不来的。茶水沿着喉咙落下，在胃里激荡起一股暖流，茶多酚和咖啡碱迅速唤醒细胞，细胞们蹦跳在大脑皮层上，蹦跳在皮下脂肪里，蹦跳在四肢上，蹦跳在怦怦跳的心房里，一种静默的舒畅在周身散发开来。几片叶子在一个动物体内释放的“花开”，是静悄悄的喜悦，是不可与人言说的欢快。

茶人喉，舒眉目展，抬眼望向窗外，有叶子踉踉跄跄地飘下来，砸在玻璃窗上，而后怦然落地。叶子开花这个事儿，在我的茶壶里有另外的解释。它们化作泥土后，在月季枝头也有新的演绎。

叶子的世界，不都是飘落。它们的升华，或许我们不大懂。但并不影响什么。

如果说秋天是叶子的季节，那么，哪个季节不是呢？

墨香里的年味

□翟长付

从我记事起，每年春节家里的春联，都是大哥写的。家中书桌上有个砚台，跟父亲的巴掌差不多大，我和弟弟常常抢着给大哥磨墨。有一次，弟弟磨墨时，墨条转得太快，墨水溅到大哥的脸上。大哥光顾着写春联，抬起胳膊随手一擦，脸上的墨点被擦花了，就像戏台上李逵的胡子，逗得我和弟弟哈哈大笑。大哥抬起头，一脸茫然地看着我们。

二哥喜欢刻喜钱，他找来几条旧银条，磨制成几把雕刻刀，专门刻制春节时贴在门楣上的喜钱。那几把手背宽的刻刀是二哥的心肝宝贝，长短粗细各不相同。二哥坚决不让我弟弟碰他的刻刀，一是怕伤着我们，二是怕我们给弄坏或弄丢了。

后来新华书店有现成的春联和喜钱卖了，以前常请大哥帮忙写春联的左邻右舍，都去买现成的，既省事又好写。可我家的春联，一直还是大哥手写，喜钱也都是二哥刻。有一次，我问父亲：“大哥什么时候开始写春联？为啥不去买现成的？”父亲说，大哥上小学四年级就开始写，他自己喜欢写，既省钱，又能练手。在这之前，我家的春联都是父亲写的。父亲没上过学，认识的字都是在部队当兵时学会的。

我上小学四年级那年，开始跟大哥学写春联。大哥教我裁纸、叠纸，让我先写些小横条和福字，门上的春联还得他来写。后来大哥去北京当兵，

我硬赶鸭子上架，硬着头皮接了写春联的活儿。幸亏跟着大哥学了两年，慢慢就写得顺手了。有一年，我把家里每个人的名字各取一个字，嵌进一幅七字对联里。春节后大哥回来探亲，见了这副春联，一个劲儿夸写得好。我开心得抱着大哥的胳膊晃了又晃。

结婚成家后，我家的春联，还有爱人娘家的春联，都是我写的。2005年，我外出做生意后，家里的春联就开始买现成的了。原因是我年底才能回家，而卖春联的车都停到了家门口，爱人早早就买好春联和喜钱。今年，我跟她商量：“春联别买了，我来写。”她说：“那得买红纸、笔墨，你不怕麻烦就自己弄。”

是啊，好些年没写春联了。我想起那些年跟着大哥学写春联的情景；想起父亲贴春联时，低着头在春联背面刮浆糊的样子；想起亲戚朋友来拜年，夸我春联写得好好时，母亲脸上的笑容和自豪。现如今，父亲、母亲和大哥，先后离开了我们。可写春联的那些日子，却深深印刻在我的记忆里，时不时就会在脑海中浮现。

又快过年了，今年得早点买票回去。找出抽屉里的砚台，买一块墨，和上小学的外孙一起写春联。我要教会他磨墨、叠纸、裁纸，教会他把毛笔字写正、写好，一直教到他能写出像样的春联为止。

伏牛

题字：邵玉铮

